

LIANG XIAOSENG

文

这是一本散文集，是从我非常之芜杂的散文篇什中挑选出来的。确切地说，是由我自己和出版社编辑共同选出来的。具体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出版社首先向我提出想法，于是我给他们寄去初选篇目，由他们从中再选。

那么可以确切地说，这一本散文集，其实又是编辑替我“当家做主”的。而我相信他们的感觉。

谈到散文，我每心生大的羞惭。我对散文本是有着很传统或曰很“正宗”的理解的，认为文本的优劣是它的第一要素，也就是它的“肌理”的分类，先由此便获印象之印象，意韵的是否隽永，乃它的第二要素。浑然一体，非以第一第二要素说时的顺序。

我又觉得散文的理念当在似有似无之间突出，必损害散文的情绪特征。

故我常想，散文寂的时日里，于享受孤寂的状态吧！

偏我虽有本寂寞的体验，但平少有寂寞的体悟。

总体说来，我的散文是较有“躁气”的那一种。

而“躁气”大约是我对现实过于敏感又介入得过多所致。

故我的散文是理念较突出的那一种。我知散文之要领，却又每每的背叛了它。

编这本集子前，我曾在电话里对编辑说：“宁可薄些，但力求选的像是散文。”

编辑自然也是这么想的。他们的眼光，肯定比我自己看自己作品时的眼光更严格。这是我相信他们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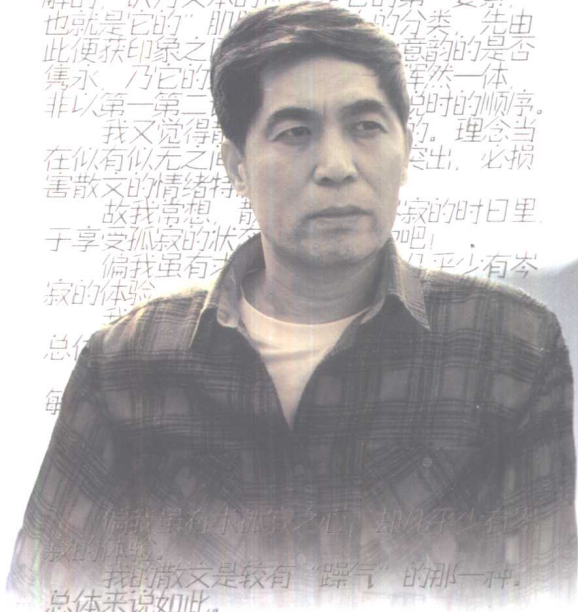
我喜欢并欣赏浙版书。浙江文艺出版社从前和现在都出了很多好书。

浙版书的总体设计较雅致，单纯的那一种雅致。透着自然朴素的风格，像江浙一带清丽的女子，像江浙的茶和笋。

我有幸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这本集子，这是他们对我的一份友好，也是我的一份感谢。

梁晓声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LIANG XIAOSHENG'S
SELECTED PROSES

梁晓声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策 划：邹 亮
特约编辑：王立嘉
封面设计：梁 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晓声散文/梁晓声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9
ISBN 7-5339-1513-5

I. 梁... II. 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7375 号

梁晓声散文

梁晓声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198 千字 印张 10.875 印数 0001-6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513-5/I·1354 定价:17.00 元

自序

这一本散文集，是从我非常之芜杂的散文篇什中挑选出来的。确切地说，是由我自己和出版社编辑共同选出来的。具体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出版社首先向我提出想法，于是我给他们寄去初选篇目，由他们从中再选。

那么可以确切地说，这一本散文集，其实又是编辑替我“当家做主”的。而我相信他们的感觉，甚于相信我自己的感觉。

谈到散文，我每心生大的羞惭。我对散文本是有着很传统或曰很“正宗”的理解的，认为文本的优美是它的第一要素，也就是它的“肌肤”。如人的分类，先由此便获印象之区别。而情境和意韵的是否隽永，乃它的第二要素。两者浑然一体，非以第一第二论之，只不过是说时的顺序。

我又觉得散文是油然而生的。理念当在似有似无之间。理念的过分突出，必损害散文的情绪特质。

故我常想，散文当是在岑寂的时日里，于享受孤寂的

状态下写出来的吧！

偏我虽有求孤寂之心，却几乎少有岑寂的体验。

我的散文是较有“躁气”的那一种。总体来说如此。

而其“躁气”，大约是我对现实过于敏感又介入得过多所致。

故我的散文是理念较突出的那一种。

我知散文之要领，却又每每地背叛了它。

编这本集子前，我曾在电话里对编辑说：“宁可薄些，但力求选的像是散文。”

编辑自然也是这么想的。他们的眼光，肯定比我自己看自己作品时的眼光更严格，这是我相信他们的原因。

我喜欢并欣赏浙版书。

浙江文艺出版社从前和现在都出了很多好书。

浙版书的总体设计较雅致，单纯的那一种雅致。透着自然朴素的风格，像江浙一带的山水，像江浙一带清丽的女子，像江浙的茶和笋。

我有幸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这本集子，这是他们对我的一份友好，也是我的一份欣慰。

二〇〇一年七月六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

梁晓声,1949年生,原籍山东荣城县,出生于哈尔滨。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其知青生活。1974年被推荐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77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1988年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职。70年代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他的小说多次获奖。其中《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梁晓声的知青题材小说讴歌了知识青年在异常恶劣的环境下,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的精神,笔调雄浑、悲壮、苍茫。《从复旦到北影》、《京华见闻录》、《父亲》、《黑纽扣》等纪实性作品,表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关注,风格平易、真诚,洋溢着浓重的平民意识。此外,他还出版有长篇小说《雪城》、《浮城》、《泯灭》、《年轮》等。





LIANG XIAOSHENG

梁晓声

梁晓声

权威评论

在中国文坛新潮迭起、热闹异常的当下，梁晓声始终恪守着主动贴近生活、反映现实的信念，执著而又勤奋、坚韧地走自己的路……梁晓声极擅长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去挖掘普通人的的人性景象，展示普通人的悲苦与欢乐，从而显示他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

王华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梁晓声卷》前言

梁晓声在这个时代诸多写平民的作家中脱颖而出，被尊称为“平民阶层的代言人”，因为他的发言中还带有传统的“激于义”，但是在“激”的同时又小心地保留了诸多的冷静。

王向晖：《商业时代的英雄情结》

痛苦中有欢乐，悲伤中见豪情，失落中有获得，牺牲中显壮烈，在众多的知青小说中，梁晓声的知青小说显得特别有深度和力度，作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性认识，梁晓声的作品可以说已经达到或接近了认识的终结阶段，即接近了辩证认识的阶段。

金汉：《中国当代小说史》

目 录

自序	1
慈母和我的书	1
我和橘皮的往事	9
关于“罐头”的记忆	13
过小百姓的生活	25
想想父亲	31
难忘温馨	36
“远亲通婚”	39
致老师	44
同代人赋	51
喷壶	78
一根钉子	90
一盆面	102
老屋的残骸	115

达丽之死	124
兵与母亲	137
“老兵”和军马	146
贵贱论	155
贫富论	161
倘我为马	173
“藏”书断想	179
羞于说真话	183
被围观的感觉	193
埃菲尔铁塔之断想	198
答 X 小姐问	202
伤心一跪	214
爱缘何不再动人	226
男人的嫉妒	248
关于女人的絮语	254
关于“歌”的断想	262
爱诗的人	267
涂俏的眼	273
我与文学	279
访谈录	323

慈母和我的书

我忘不了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铅字那份儿喜悦。我日夜祈祷的就是这回事儿。真是的，我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避开人我躲在个地方哭了，那一时刻我最想我的母亲……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一九六三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的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有三十多本小人书。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煤、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每个月都要买粮买煤买劈柴，加上母亲平日给我的一些钢镚儿，渐渐积攒起

来就很可观。积攒到一元多，就去买小人书。当年小人书便宜。厚的三毛几一本，薄的才一毛几一本。母亲从不反对我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去出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了站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号啕大哭。我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

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两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利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出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不给，我就坐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砰地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

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

母亲说着，就在台阶上坐了下去。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

看我们。

“葛列高利”也出来了一次。

“还坐这儿？”

母亲不说话，不瞧他。

“嘿，静坐示威……”

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个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

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十分自尊的女人的尊严。

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并不注意我们，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

终于“葛列高利”又走出来了。

“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

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

“给你们吧！……”

“葛列高利”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

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利”，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

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咕哝道：“哟哈，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

“葛列高利”跑下了台阶，向我们走来。他走到母亲跟前，用一根手指将大檐帽往上捅了一下，接着抹他的一撇小胡子。

我不由得将我的“精神食粮”紧抱在怀中。

母亲则将我扯近她身旁，像刚才坐在台阶上一样，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

“葛列高利”以将军命令士兵那种不容违抗的语气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

我惴惴地仰起脸望着母亲。

“葛列高利”转身就走。

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我的同代人们，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

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话，你们为我作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亲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呵！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

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

直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当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粮”。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更没从谁口中听说过“卡路里”，但头脑却喜欢吞“革命英雄主义”，一如今天的女孩子们喜欢嚼泡泡糖。

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到母亲的工厂向母亲要钱。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为了每月二十七元的收入，又在一个街道小厂上班。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中世纪奴隶作坊式的街道小厂。

一排破窗，至少有三分之一埋在地下了，门也是，所以只能朝里开。窗玻璃脏得失去了透明度，乌玻璃一样。我不是迈进门而是跌进门去的。我没想到门里的地面比门外的地面低半米。一张踏脚的小条凳权作门里台阶。我踏翻了它，跌进门的情形如同掉进一个深坑。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

空间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压抑。不足二百平米

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那些女人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丰厚或者干瘪的胸脯，千奇百怪。毡絮如同褐色的重雾，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这使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口罩上都有三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将口罩濡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她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变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

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扫视一遍，却发现不了我的母亲。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你找谁？”

一个用竹篾子拍打毡絮的老头对我大声嚷，却没停止拍打。

那毛茸茸的褐色的老头像一只老雄猿。

“找我妈！”

“你妈是谁？”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那儿！”

老头朝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电热烤我的脸。

“妈……”

“……”

“妈……”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我熟悉的一双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我……”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要钱……”

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竟说出来了！

“要钱干什么？”

“买书……”

“多少钱？”

“一元五角就行……”

“……”

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

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刻我努力想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象，然而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我为自己十五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角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得给你钱的吗？！……”

那一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从此我拥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